

亂 著 集

(三)

亂 薈 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現代散文新集

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版初本海上月五年九三九一

版初本林桂月八年三四九一

集

員文財興圖書出版公司

元十二幣國價實冊每

辭林：想集大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No.507—1014

目次

沒出息	一
下鄉	一三
悼	二八
病菌針	四〇
花蟲子	四九
寂寞的伴侶	五六
猴子拴	六五
老哥哥	七八
六機匠	八六
武訓	九七

野店·····	一〇八
舟子·····	一一四
開花的古樹·····	一一八
嫁女會·····	一二一
年前年後的忌諱·····	一二五
教書樂·····	一二九
可喜的孩子們·····	一三二
一個從濱江來的人·····	一三五
黃風·····	一四一
四月會·····	一四五
闌花·····	一四九
中秋憶關東·····	一五二

沒出息

去年暑假回到家去，青紗帳季照例鄉間住不下，我便留在城裏了。借住了一位本家的大廳，院子很寬敞，清爽雖比不上青島，然而也得算不可多得的避暑勝地了。客來往的不斷，從竹簾裏可以看到外邊飄飄的長衫閃來閃去。

有一次，一位意外的客人把我怔住了。從他的面孔上看，顯然是個莊稼小夥子，但一身濕漉的灰白衣裳却叫人知道他是個小鹽販子。不是一進門他先喊了一聲「表兄」，我一定認為他是錯訪了人。這稱呼是一個有力的啓示，它使我頓然的澈悟了。「啓昌」，我叫出了這兩個字，不過對方好似沒有被引起表情，時光把人變得太不像了，他的名字在他自己的耳中也成了陌生。接着，像替我解釋疑團似的，他告訴我：母親（我的大姑）死了，妹妹嫁了，父親還是和當年一樣，要麼吃大煙。家地被一張一張的文契寫給別人了，維持家庭的剩了他一具身子。

裏裏外外沒有第二個，又得當男的又得當女的。種地這年頭是自折本，要活着不能不另找路，這樣，一支鞭子，一個馱鹽的老驢作了他年來的伴侶，一條身子便在鹹水浸潤中了。他說話的樣子很忸怩，我明白他是對着他當年的同伴內心在慚愧。他有時把眼向四壁投射一下，口角不住的抽搐，却沒有聲音吐出來，好似這大廳的華貴迫得他開不開口。後來，不知道他經過多少次的爲難，終於把我招呼到外面一個僻靜的牆根下去了。我們都蹲着，他老是用手指在土上畫圈。好似雷雨的前夕，天上綢繆着可怕的烏雲，眼前這一霎的靜默會叫人往風雨交加的狂暴上想。

「表兄」。抬頭望了我的臉，「你得救我！你已經是得到好處的人了」。這是打引的兩聲殷雷，滂沱的急雨定不遠了。「生處不嫌地面苦。這話我可不能說了。兔子還有三個窩，我不能在家裏等死」。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用眼角瞟我的神色。

「那麼表弟你想怎樣呢？」

「想到外頭去找條生路，大地方的路總是寬些吧。」

我心裏就是這樣覺得他是無知，但在這個場合下礙難再反駁他的話了。我只

淡淡的回答了他一句「我到外邊給你留心，有機會一定招呼你」。

當時應承的不過是一句話，誰想到表弟在我回校不久就追蹤而來了。這真使我沒有作法。看他的神情很有點得意，像一隻餓鷹衝出了樊籠海闊天空的任意飛翔了。街頭的榮華在他眼裏開出了希望的花，他這時心裏一定舒一口氣「這我可得救了！」他一心高興，我不忍給他當頭灌上冷水，但我心下的難過不是他所能夠了解的。他老是朝着我笑，笑裏帶着懇求，彷彿是只要我答應下來，工作便立刻可以到手。

他是一條光身子來的，我知道我應該對他做些什麼。不過我還是一個學生，要捕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想了老半天想出了一家闊綽的親戚來，女主人是他母親的親姑，按服色講對他這是很切急的關係了。我開給他門牌還再三叮囑他，無論如何不要說先見過我，只說你舅舅在你臨離家時把地址開好的。看神

情他頗有些爲難，好似一條窮腿爬不上財主的台階似的。

第二天晌午我跑到姑祖母家去看表弟去。當堂圍了一桌在吃午飯，我心想：表弟已成上賓了。他見了我老遠便立起來，沒說什麼，只笑了笑，我爲補綴他這一笑的破綻，故意顯出了見了生人應有的一種驚異來，大表姑和二表姑都掩住了口笑，好似故意不作介紹來開我個玩笑。

表弟最先放下飯碗，嘴在咀嚼着餘飯，像爲了維持體面叫肚子委屈了一點似的。飯後大家都到姑祖母屋子裏來了。大人在閒談，小表妹採着了那隻一家人崇愛的狗的耳朵在同它玩。姑祖母坐在牀沿上吸着旱煙，話和煙絲一樣嫋嫋的從嘴角上冒出來。

「人生還有法說，才幾天的財主，弄得這麼七零八亂。母親死了，父親不務正業，……這個孩子小時候還不是金枝玉葉的，現今弄成……」說着舌尖噤噤的表示着嗟歎。姑祖母的話是朝着表弟說的，大家的眼也一齊照着表弟看。表弟低着頭用手弄衣裳角。

「可不是，人間的事變得太快了，小時候我和表弟終天咬住尾巴一堆玩，誰想於今見了幾乎不認識了。」我應和了姑祖母兩句之後，表弟牽着我到下房來了。這是他臨時的安身處，屋子卑小的恰合他的身分。他一到這屋裏便變了樣，也笑也說的。最後又向我告了一頓困苦，這意思我全明白。

過了幾天又去看表弟，表弟不在家。姑祖母的話頭也不像上次的慈悲了。表叔的話裏也長上了刺。

「終天嚷着要工作，工作是把土！」

「是呀，你想想我們兩眼土黑向那兒去抓個工作呢？」姑祖母可憐表弟的心已經一半變作怨憤了。最後還埋怨介紹表弟前來的我那位叔叔，我聽了忍不住心裏的笑。

「裝樣還念過了七八年書，聊城路念成柳城路。」大表姑表演了表弟的笑話。

「終天在家裏坐不住，就是想他表升（兄）。一去就是一天，回來你問他，

不是中山路就是五通（綏）樓。」二表姑在表演表弟的笑話。

「俺表兄一心文明，來到第二天便把小掛換上了洋磁扣。」表妹也在學着刻薄。

門鈴一陣急響，大家都說這一定是小客回來了。果然是表弟回來了。見了我一笑之後便很自然的約我到他的私室去了。表姑們都笑着說，這可來了您的親人了。

表弟沒有多話說，三句之後就轉入了正題。日子過了許久了（在他心裏日子更是長得可怕吧）？工作爲什麼還沒找到一個？表弟心裏除了發急一定還有點抱怨。我勸他安心等候着，我已經在到處打聽着了。

一點小事牽我回了一趟家，可把表弟急壞了。回來，姑祖母告訴我表弟每天跑到天橋上去看火車，沒接着我却看了工作來了。說是表弟看中了車站上搖小旗的事。

「有這樣工作我還幹哩！」表叔這麼連氣帶笑的話。表姑們又是哈哈大笑。

天漸漸的冷起來了。表弟看中了的工作很多，可是變了一個季候我還沒有給表弟找上一個他看不中的工作。窮人住富親戚，無求無告的少玩幾天倒還新鮮，不然就惹人厭煩了。就眼前的光景看，表弟顯然成了大家討厭的骨頭。姑祖母要我告訴表弟，天寒衣單，頂好趕快回家去，路費可以想法子。我跑到小屋子裏去勸表弟。我這時把我應該說的話一下子吐出來了。我說外面不是好混的，都市是一張吞人的血盆口。可是表弟這時也把話蘸着酸辛向我傾洩。

「表兄，你替我想，地沒有地，人沒有人，你叫我回去，回到那裏去呀！」說着說着表弟哭了。想想姑祖母談過的表弟家庭的悲慘，再想想十年前作爲我伴侶的表弟，我也不禁有些悽然了。表弟最後一面拭眼淚一面說「你快得好處了，一畢業還不是教育局長。」表弟口中的教育局長應該是教育廳長。他用這樣的話來打動我，他用眼淚訴苦，這叫我怎樣辦呢？我把姑祖母的話傳給了表弟。失望是當然的。「養一條狗一月破費三十多塊！」不三不四的這一句話把表弟對於這財主親戚的不愜便十足的表現出來了。

表弟說回家是一條死路，我當然不願迫表弟向死路上走。我給他計劃弄幾個錢先到外面去販青菜站站腳。表弟不大高興，可是也不得不答應下來。只要不硬迫他回家也就算了。姑祖母說錢是可以出的，回家不回家她也不管，但錢要在表弟來辭別時才可以拿出來，而且表弟口頭上一定得說回家。她老人家說，不願叫人家說把一個窮親戚趕出去做下賤的事，那與面子上太不好看。但另一方面，這意思叫人往「送窮神出門」上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好幾天不見表弟，心是惴惴的，在一天的正午表弟來了，臉色變得像灶底，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望上去，便知道有什麼意外發生在表弟身上了。

果然，表弟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脚叫大車碾。說着把受傷的脚從沒跟的鞋裏拖出來給我看。在他一陣帶着悲傷的說以後，我才知道他並沒有去賣菜，而去拉了兩大車。他告訴我拉大車不是容易插進去的，人家都有幫有夥，幸而一個人把他介紹進去，而不幸便接着來了。表弟說着還帶點歎息。幾百斤的重量壓在一個人的背上，生活的沉勁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疼表弟的脚，爲表弟的前途悲觀，一個工友送來了一個紙條，這是一位在事務科當職員的朋友寫的。說是趕快叫我把介紹的那人招呼來。我喜出望外的高興，這真是天不絕人了。我即刻扶着表弟到了事務科，他一路子怕人家爲了脚傷拒絕他。到了那裏人家叫他寫下自己的名字，他提起筆來用無聲的話問我他名字的寫法。

「你讀過書嗎？」

「念了八年！」他鄭重其事的回答，惹得人忍不住的笑。一張條子傳下來，表弟一變而爲大學的工友了。我領着他到了他應管的校舍，指示了他應該伺候的屋子，教給他一些洋碼好預備去認識校舍各屋的號頭，吩咐了一些老工友指導他，叮囑了一些同學照顧他，末了又給他送去了一些應用的東西，我便走了。

此後，老是不見表弟來找我，有時在路上碰見他提着水壺一顛一跛的，可是老遠一望着我，便立刻把那頭轉過去了。表弟簡直是躲着我。一個黑夜裏，燈已熄了，表弟闖進我的屋裏來，坐在我的床沿上，不動也不響。

「幹得怎麼樣？」

「活倒不累，就是太沒有出息！」

「好好幹着，有機會再找點好事。」

「幹工友有點抬不起頭來，我不敢向人家說你是我的表兄，看見了你我都是躲着走，我怕給你丟人！」遲疑了一回，表弟又說他原想着出來學點手藝，好預備出師之後自己來幹，一月十一塊錢的工友有什麼出息呢？

表弟到底是沒經過世事的，幾時見了我第一句就是嫌事情沒出息，他一點也不想想他自己的地位和他的話給我的反應。話頭好似帶一點我應當介紹一點好的事給他。

一個過節的日子，我到那家親戚家去。姑祖母爲我對表弟的情深誇獎了一頓，這誇獎的反面就是對表弟的責備。原來表弟把沒出息的話早傳播到這兒來了。

表叔表姑爭着向我告訴表弟的故事。說頭兩天從遠處來了一位客，恰好表弟

也在這兒，大家便在一桌子上吃飯，在筵席上表弟大顯身手，「什麼熱湯老蔣」名詞一串串的。襯上那一套衣服，更恰合身分。表弟走了那位客人問「那位學生在那個大學裏念書呢？」

這一套話不知誇獎還是諷刺。

過年的時節表弟回了家，爲了一件意外的事件，表弟離職了。家裏是留不下的，過了些時表弟又回到青島來。這時我已經考完畢業搬到外面的一家小旅舍裏去了。表弟差不多每天去跑幾次。每次照例取一支煙吸在口裏；話不多，就是找工作。表弟現在有點不同了，說是只要是事就可以幹，沒有現成的，就是小工也好。他還常常向我解釋以前說沒出息不是有意給我難爲情，請我原諒。總之，從神態上，從言語上，在在可以看出表弟是被生活軟化了。

後來表弟簡直一來就向我要工作。樣子怪可憐的，好像一隻馴順的小鳥。都市擠得什麼似的，和表弟一樣的人，不，還須負着家室之累的人不知有多少每天在飢餓線上打轉，他們也是從鄉村逃來都市的。

不久，我便離開青島了。臨走也沒見着義弟，想起來非常不好，過好似我把一個人騙到都市去，又在艱困中把他撇在死線上了。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於臨清

